

雪晓 著

硝烟·炊烟

1998 · 12 · 广州

硝烟 · 炊烟

雪
晓
著

自序

当我着手整理往日文稿,便促使我对延安的美好回忆。正是在这里,我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就写作而言,那时也只是写写日记,给《解放日报》写生产简讯。算是最初的练笔吧。

到部队之后(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政治工作),由于职务使然,也由于个人爱好,我总是一边工作,一边把亲眼所见的人和事写出来。篇篇可谓真人真事的白描。我所追求的白描,即鲁迅所说的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

记得,我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日报》上。这篇处女作的发表,战士欢迎,首长鼓励,我自己也高兴。自此之后,从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到遍地夕烟的和平环境,始终断断续续地写着。

这些文章写作时的具体细节,已不完全记得了,但有一点

自序

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就是不论现场采写,还是事后追记,动笔之前,我都要反复地问自己,是否真有所感,此人此事,是否打动了我。只有得到肯定的回答,我才动笔。故此,不论这些文章写作水平高低,都是怀着真挚的感情写作的,是从我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心声。从这个意义讲,这本小小的文集,是我一生真实情感的缩影。

此外,这里还收有笔者近年若干篇读报随感,大多是对当前文艺娱乐圈某些不健康现象,而发出的一点呼唤。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精力也在一天天地消失。特别是患了癌症后,更使我不由得常想,我还能给后人留点什么呢?答案是,最后能做的,惟收集、整理往日所写,用我和老伴一生的一点积蓄,自费编印成书。

老战友们,特别是年青的、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们,你们或在离退休的生活中,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如果能在这本小小的文集中,获得点什么,那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我将感到幸福和充实。

到此时,我会情不自禁地放声高唱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句: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硝烟·炊烟

目 录

自序

硝烟篇

种子.....	(3)
“我抓了一只鸽子”.....	(6)
一只鸡.....	(9)
过封锁线片断	(12)
“一百两金子也不行”	(17)
炸围子——七五三支队四连战士王福先自述	(19)
模范医务员	(22)
带路	(25)
从怀疑到相信	(29)
放下机枪再拿起机枪	(33)
“连长,我去!”	(36)
重逢	(40)
老人	(43)
警戒线上	(48)
十一件衣服	(52)
一条灰裤子	(57)
决心	(59)

目 录

忘我	(62)
搏斗	(64)
缴枪	(66)
战场上见	(69)
“我来拉你”	(71)
徐怀安夺机枪	(73)
张月树慷慨就义	(75)
火中救伤员	(77)
“不把新兵当人看”——记蒋军俘虏刘启龙的谈话	(79)
俘虏中的娃娃兵	(80)
拐子碰着拐子	(82)
“早该缴枪了”——李心银自述	(84)
赵永桂的重机枪	(86)
“那是啥家伙”	(87)
魏和在火线上	(89)
模范卫生员魏和	(90)
海上一幕	(91)
碗下的纸条	(95)

思念篇

我见到了毛主席	(101)
朱总司令和儿童	(105)
一个灯罩	(108)
贺老总叫我坐车	(110)
“服从战争需要”——纪念肖向荣同志逝世 15 周年	(112)

将军在连队当兵——纪念江峰同志逝世三十周年……	(118)
张一鸣和马海德……	(123)
梅姐和我……	(125)
我俩……	(142)

苦 乐 篇

在少年连里……	(145)
服从革命需要……	(148)
甜从苦中来……	(152)
门板不见了……	(157)
一朵小花——延安儿童艺术学园纪事……	(162)
少年班拾记……	(159)
延安“青艺”拾零……	(165)
忆《公主旅行记》等戏的演出……	(168)
狂欢之夜……	(174)

诗 歌 篇

余霞照丹心……	(179)
浣溪沙 忆延安……	(180)
赠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老年病二科……	(181)
读张旭初《潜志集》《无逸集》有感……	(182)
古风 观影片《亲缘》有感……	(183)
古风 赠苏毅大姐……	(188)
竹枝词 《买官》与《卖官》……	(184)
竹枝词 诤友之死……	(185)

竹枝词 忆百团大战·····	(187)
国旗飘在祖国的天空·····	(189)
我也买一分——一个为祖国负伤战士的口述·····	(191)
歌曲 为了打败美国强盗(雪晓词 毕庶勤曲) ·····	(194)

轻 骑 篇

一定要把文化工作队办得更好·····	(199)
一张照片的回忆·····	(203)
历史不会忘记·····	(206)
一本流水帐·····	(208)

杂 谈 篇

写诗填词要选取自己感受最深的题材·····	(233)
琐谈《废都》·····	(235)
门球拾零·····	(237)
喜事今年多·····	(239)
爱护花木 美化羊城·····	(241)
故事发生在白龙尾·····	(242)
病中·····	(244)
读报有感	
并非四次·····	(257)
艺德何在·····	(258)
联手封杀好·····	(260)
声讯台必须整顿·····	(261)
这样的广告无助于普及性教育·····	(262)

“导演宣言”好·····	(264)
“巨款赠败将”·····	(266)
“有钱能买鬼推磨”·····	(267)
韦唯究竟是谁毁掉的·····	(268)
聘任制好·····	(270)
太粗枝大叶了·····	(272)
天壤之别·····	(273)
后记·····	(275)

硝煙篇



种 子

刚刚在爆竹声中过完新年。又听隆隆炮声在黄河边轰鸣。那是 1936 年春。

“红军飞过黄河来啦！”这声音像金色的闪电，撕破了山西黑暗的天空；像雷鸣，把土皇帝的宫殿震撼得摇摇晃晃。吓得闫锡山尿滚尿流，手忙脚乱。十万火急调兵遣将去堵击，慌慌张张把枪发到农村，成立什么“自卫队”“公道团”。搞什么“联防”。站岗放哨，严查行人。谁口袋有几根火柴、身上装着几个铜元，衣服上有红线缝补的地方，提上破筐要饭的叫化子……。统统说成是红军探子的暗号。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不问青红皂白，抓住就出“西门”。当时杀人都在县城西门外，所以把杀人叫出“西门”。有多少根本还不知道中国有个共产党的人，被当成共产党而送出了“西门”。区政府还在镇上召开“反共”大会。把附近各村的小学生也拉来，一人发一个红绿纸做的小旗，搞“反共”游行。喊“铲出共党”口号。强迫老百姓唱“反共”歌。什么“共党残忍杀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穷人要觉悟，富人要知道，共党来了一齐都糟糕。”不会唱“反共”歌，唱戏的乐手不会奏“反共”曲调，查出来要罚款。穷的叮铛响的农民，怕罚款只好跟着哼哼。颠倒黑白的“反

共”报刊传单，一叠一叠不要钱在农村散发。什么“朱毛吃小孩满嘴血”，什么“共产共妻”……。白色恐怖笼盖着山西大地。人人提心吊胆，怕叫杀人如割草的“共党”杀掉。也怕叫闫老西当成红军探子砍去脑袋。白天上学爸爸接送，有点动静晚上就把我藏到菜窖里睡觉。

傍黑，远方传来隐隐约约一阵枪炮声，男人们放下碗，惊恐地跑出来，三三两两在谈论。有人说红军打到襄陵和侯马，一袋烟功夫就能打到我们村。爸爸回来关好门，坐在炕上对着小油灯，吧嗒了几下旱烟袋，就把我送到菜窖里睡觉。

夜里村上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在菜窖里听到几声枪响，一阵脚步声。日头出来老高了，我憋得出不来气，想看看外面动静。我悄悄地推开盖在洞口一捆柴，头刚刚露出来，猛不防被一个正给水瓮倒水的当兵的看到了。我正想把头缩进去，那个当兵的眼真尖，脸上荡起热情的笑容说：

“小鬼出来出来，不要怕，我们是红军。”

“啊！”我瞪大眼，吸了一口冷气，吓的惊呆了，浑身哆嗦，心想这下可倒霉了。他叫我小鬼，杀了头可不是就成了鬼？娃娃当然是小鬼，我哇一声哭了。

“小娃娃不要怕，我们是红军，红军不打老百姓，专门打地主老财，打闫锡山蒋介石的。”他用手心抹去我的眼泪说。

“你哄我。”我揉着眼眯着嘴怀疑地说。

“我们红军说的都是实话，从来不哄老百姓。”他弯着腰，用指头刮了一下我的鼻子又逗着说：“闫老西说共党吃娃娃，满嘴是血，你看我的嘴有没有血？”他张大了嘴，露出白白的牙齿，把舌头伸出老长。我右看看左瞅瞅。真个的，红军不是龇牙裂嘴，和咱平常人长的一个样。说话很和气，不像闫老西军队开口不是操爹就是日娘。这时我已经不哭了，他领我到小巷外靠水井边的一块空地，这里已坐着十多个没来得及逃跑的人，三丙老汉不断用衣袖擦着，从

红烂了边的眼眶里流出沾沾糊糊的泪水；有几个抱着小娃，把脸捂在手心哽哽咽咽的小脚女人；只有不怕天不怕地，村里独一无二不缠脚的姑娘，乡人都叫她杨排风的玛瑙，她挺起高高的胸膛，两支滴溜转的黑眼珠四处张望；几个小娃娃盘腿乖乖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这时我才知道，昨夜闫老西队伍和自卫队听说红军来了，放了两枪就跑啦。村里人耳朵长的都吓得跑了。我父母也不知躲到那达去了。

井台上正在绞轱辘和等着担水的红军战士互相挑逗着、嬉笑着，欢乐地哼着歌儿。几个扫地的军人笑谈着闫锡山的“双枪军。”一个说：“我说缴枪不杀！他把枪双手举在头顶。但他死也不缴口袋的烟枪。”

另一个说：“他离了烟枪，腿都迈不开了，那是他的命，他能给你。”

一个高个头红军给我们讲话：他说日本强盗占了咱们东三省、三千万同胞当了亡国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们东渡黄河，就是要开到前线去打日本鬼子。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打老百姓，不拿人民一针一线。闫锡山这条老狗，嘴里长不出象牙，尽是些胡说八道。

几个当兵的把地主家过年炸的麻花、柿饼、红枣、带枣馍馍一筐一筐提了来分给大伙吃，这时跑了的人断断续续都回来了，我们也不怕了。一个胖胖的人还教我们唱歌：“我们都是没饭吃的穷朋友，穷朋友。采枝花儿开，一个一枝莲花，饥饿道上一块走，一块走……。”当场有三个年轻小伙报名当了红军。

没几天红军开走了，听说又西渡黄河了。这几天虽然很短，我没有看到一个老乡的头叫“割了草”；也没看到抓一个妇女去“共妻”。更没有看到吃掉一个小娃娃。还给老乡家挑水、扫地、把地主家东西分给大伙吃……。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这颗种子深深播进了我年幼的心里。

“我抓了一只鸽子”

时间：一九四〇年。

地点：山西省孟县。

青救会主任正给我们传达上级紧急指示：布置反扫荡工作。忽然“噔”一声，门被蹬开了。儿童团长腰里扎着一条旧军用皮带，手提着红樱枪，一手抱着一只灰色鸽子，站在门口。他黑幽幽的脸上，两只乌亮乌亮的眼睛，忽闪忽闪在屋里的人中扫视，当他的视线和坐在炕角我的视线相碰时，就兴奋地说：

“部长，我们抓了一只鸽子。”

我当时在孟县青救会儿童部，负责全县的儿童团工作。没人给我下部长的命令，但是儿童团的孩子们开口闭口叫我部长。

当时形势火急，日本鬼子扫荡像搭在弓弦上的箭。“嗖”一声就要射向我们。汉奸、特务像黄昏时的蚊子活动频繁。一个出色的儿童团长，不好好站岗放哨，倒和几个团员抓鸽子玩，还抱到干部会上，简直是给我这“部长”脸上抹黑。气得我满肚子火，也没问个清楚，就象打机关枪似的指责他：

“你是儿童团长，不好好组织站岗放哨，还带头抓鸽子玩，这象

什么话！”

主任看我脸红脖子粗，怕牛娃受不了，嘿嘿笑着说：

“儿童团长是娃娃头嘛，要站好岗、放好哨、盘查坏人捉汉奸，也可以抓鸽子啦、小鸟啦玩玩嘛……。”

牛娃是一个很机灵的孩子，曾抓过一个身穿黄袍，化装成喇嘛行医的汉奸；巧妙地送过一次情报；还“偷”过皇狗子的子弹……。他瞪着眼，好似受了很大的委屈，气的肚子一鼓一鼓地说：

“我不是玩，抓的是一只日本鸽子。”

在大伙面前，他不好好检讨还在争辩，他的话象一桶汽油倒在我的火头上，我从炕上“噔”一声跳下来，鞋子也来不及穿，就指着他的鼻子说：“什么？你还犟嘴。你抓的是鸽子不是汉奸，这不是玩是干什么？什么日本鸽子，还是美国的呢！”

我们一块从西青救战工团来的战友，平时爱出洋相的杨凤岐，眯缝着眼不紧不慢逗着笑说：

“管他是日本的还是美国的，送给马师傅杀了，回头我去打点酒，咱们美美吃一顿，准备反扫荡。”

“不能吃！不能吃……”一个小姑娘头发蓬乱地像个鸟窝，两个脸蛋红红的像个沙果，胖乎乎的，我们就叫她小皮球，她是儿童团的副团长梨花。她还没说完，杨凤岐就瞪着眼打断了她的话。

“咋不能吃？你女娃家不懂。鸽子肉比鸡肉还香呢！”说着说着从嘴里流出了一尺多长的口水。满屋子的人都笑了。

牛娃也跨进房，把鸽子往头顶上一举说：

“你们看，它腿上还捆着一封信呢！”

大伙止住了笑，睁大眼，张着嘴，不约而同的“啊”了一声。坐在炕上的人跳下来，坐在地下的人站起来，围观着这奇怪的鸽子——个头大、腿长、它圆溜溜的眼睛警惕地扫视着屋里陌生的人们。它腿上套着一个很细的红色橡胶圈，上边有一排阿拉伯字。还套有一个银色金属环，上有昭和年号，环上还连着一个很小、很

薄、很轻的金属小桶，里边装有卷得很紧很紧的小纸条。屋里死一样寂静。主任看了纸条后说：“牛娃、梨花，你们抓的是一只日本鬼子军用通信鸽，带有重要情报。你们又立了大功！”

它是县城日本鬼子和潜伏在村里的一个暗藏汉奸的“情报员”。

主任对我说：“你把鸽子送给马师傅，喂点绿豆、谷子。晚上就送到十九团去。”回过头又对负责青抗先工作的张世康说：“你马上派人把这个汉奸监视起来，千万不能叫他跑了！”

牛娃说：“主任，我们来时已派了两个团员，暗暗盯着他家呢！”

主任摸着他的头说：“人小心眼可不少。”

我从牛娃手里接过鸽子，心里很难过地说：“牛娃，我错怪了你。”我眼泪出来了。心想：自己都不知道鸽子能送信，一个比自己还小的山沟沟的孩子怎么能说清呢？牛娃说：“部长，是我开始只说抓鸽子，没有说清抓的是日本送信鸽嘛！”

会议很快结束，大家回到各自岗位，投入到紧张的反扫荡工作。

我把鸽子放到炕上，马师傅放了绿豆、谷子、一碗水。它看看人，又看看豆子、看看水、豆子一粒不吃，也不喝水。

黄昏，我和牛娃抱着鸽子，送到十九团。团长李和辉十分高兴，给我俩炒了一大盘肉。还有一盆很少见的大米饭，临走时还奖励给儿童团两块银元说：“你们在咱们家挖出了一颗炸弹，你们立了功。”

把鸽子带来的情报及时上报。我们也采取了相应措施。避免了一场难以估量的损失。

(1982年10月)